

一樹鹿角壓海棠

驕陽似火，曬得人困馬乏。去年安然度夏的一眾多肉，今年在熱雨侵襲下紛紛敗下陣來。原本在陽台擠擠挨挨擺放不下的多肉，也伴隨著熱浪升騰，一盆接一盆地化水乾枯。一個一個的空盆，排排坐，等着秋風起，迎接新的肉主人。

今年春天，看着各網絡直播間一波美過一波的多肉新品小雜交，便控制不住蠢蠢欲動的手，接連下單購買了幾批小多肉。初到貨時棵棵狀態驚艷，確實有種「驚艷了歲月，溫柔了時光」的美質。最愛的白月影，嬌小精緻，白嫩的肌底，略帶粉顏，美得低調內斂；肉圈新貴「麥稈」，帶着鑽石紋的光彩，顏色鮮亮，綠中透黃，黃中透粉，未來可期。

信心滿滿地修根、晾曬、上盆，小心澆水，等待它們度過服盆期。我以為迎接我的將是歲月靜好，可南方的天氣，一下子變了臉。高溫說來就來，從二十五攝氏度跳到三十五攝氏度，並不需要預令、動令，而是一個竄躍，直接到達高點。盛夏未至，一些嬌嫩的小肉率先倒在了滾滾熱浪之中。再經過長達一個月的雨季，以及隨後席捲而來的烈日高溫，那些小萌多肉便悽慘一片，損失近半。

養多肉之人最是糾結，高溫遮陽，多肉易徒長，變成長脖子的綠葉菜；不遮陽，易曬傷，輕則焦糊一片，重則變成「肉乾」。澆水，易在高溫之下悶根，變成「水煮肉」；不澆水，則易由豐滿的「胖美人」變成乾乾癩癩的「木乃伊」。

生命自有定律，再多的不捨，也留不住多肉離去的腳步。生命也總有例外，在春秋之時不起眼的幾株多肉，此時在高溫下，異常堅挺。那一叢鹿角海棠，就別有特色。這鹿角海棠原來只有一株，還是幾年前心血來



如是我見
胡艷麗

潮網購多肉，商家隨手贈送的一小株，當年並不懂得多肉和綠植的區別，只是隨手種到一個陶瓷花盆裏。幾年過去，當年的一批多肉唯剩下這最不被看好的鹿角海棠，它已經長成了垂盆植物。

待我回心轉意，重新拾起對多肉的興趣，便給它換盆換土，剪枝扦插。被剪下的小枝極其頑強，插在土裏，在近兩個月的時間裏乾癟得猶如失去了生機，就在你要放棄之時，偶爾一次大水漫灌，那些小枝突然就「支棱」了起來，葉片一夜之間恢復飽滿。原來被剪了枝的母本，不僅頭部位置分出了新的小「鹿角」，根部也冒出了小芽。這樣不出一年，原本孤零零的一株鹿角海棠便迅速爆盆，變成了十幾株，它們在半蔭之處，偶爾給水，永遠都不出彩，卻最是堅強。雖然它們看上去，仍然不夠漂亮，沒有造型，但勝在生機蓬勃，勝在高溫之下那一抹綠色驕傲。此時，它是我心中的「多肉英雄」。

偶有一天，在網絡中看視頻，驚訝地發現別人養的鹿角海棠，竟是小樹的模樣，粗粗的杆子，一枝一極的「小鹿角」撐起了猶如傘狀的小樹冠，一盆精緻的小盆景就這樣躍然眼前。再看我養的，只是混亂一盆，野蠻生長，雜亂無章。原來天底下沒有不美的多肉，只有不懂珍惜、不懂養護的養肉人。這些年，我太虧待它了，這堅強、低調的鹿角海棠，它原有蒼龍之姿，只是被我養成了鹿角之叢。它本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卻被我養成了盆中之「草」。

我要重新整理心情，學習多肉養護知識，為它整理造型，讓這一盆野蠻生長的鹿角海棠也成長為一株株小樹，讓我的「多肉英雄」，也綻放出蒼龍之姿。只要有心，便不會辜負這世界上的每一分美麗。



燈下集
黃秀蓮

一張相片，一幅畫，一篇文章，倘若金華閃動，則觀者賞覽之時，不免想懷，要探問浮光耀金的背後。在瞬間按下快門的、用慧眼看個分明的、以巧手鋪排細節的，究竟是什麼人物？雖然，作品旁邊有簡潔扼要的作者介紹，然而簡介始終有其局限，若有側筆細說，近距離描寫，那麼相片的景深不同了，畫的底色不一樣了，文章發軔點亦分明了。

吾師金聖華教授近作《談心——與林青霞一起走過的十八年》，圖文並茂，又得小說家白先勇作序，洋洋灑灑，已經分析得水銀瀉地。既然「崔顥題詩在上頭」，我這小輩未敢以讀後感來附於驥末。不過，讀者若在開卷之前、掩卷之後，讀得拙文，則這篇不正規的導讀所載的回憶，或有助體會書中感情。

那回憶，始於我的大學時代，芳醇如酒，味之猶甘，淡香沁來，餘溫尚在。

高中時初識余光中教授的詩文，其翻譯當然不會錯過。入了中大後自是躊躇滿志，一年級已打聽「翻譯概論」這科，收集情報後，即拿定主意，要選修金聖華教授的那組。幸而上課時間配合，也是緣分吧。

金教授玉人頤頤，舉止優雅，說起話來

且譯且教且《談心》

輕聲細語，是涵泳於書香而得來的氣質。她中英文造詣都極高，雙語互譯，真是手到拿來。看她教書之投入、導修討論之善誘、批改功課之認真，便知道對於教育她樂於承擔，身體力行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明乎此，看到書本裏頭到她願意把中西知識傾囊相授給青霞，便覺得學海無窮，良師化育，只得有心人去擷取。

我對翻譯雖有興趣，奈何自己出身於中文中學，根柢太弱，又摸索不到學習英文的竅門，看着人家副修翻譯，不無神傷。翻譯門牆實在高不可攀。

一畢業，風吹雲散，校園山水與師友情誼，彷彿都逸出了。我在崎嶇路上蹣行。直至一九九八年余光中教授七十大壽，師生才相聚於高雄，緣分再續，從此清風明月，一路相伴。

余教授及師母來港時，金教授與夫婿馮秋鑾先生常常殷勤款待，我也叨陪末席。馮先生知道我是崇基人，笑說：「我們三人可以開崇基同學會了。」馮先生承祖業經商，其內涵卻像綵裝書一樣沉雅，更難得是內心充滿恩慈，一個立體的例子足可說明。有回夫妻隨團赴日，拉麵店裏即叫即煮，熱騰騰的拉麵一碗一碗從小窗戶遞出。剛巧馮先生坐近小窗，他二話不說就把麵捧起，逐個送去，自己吃的是最後一碗，而年紀他是全團最老的。我這麼寫好像岔開一筆，其實不然。他們待人溫厚，處處關顧，給我很大的



起走過的十八年》。與林青霞一作者供圖

安全感。我性格偏於怯弱，年輕時尤其嚴重，金教授總有本事發掘出我的長處，不吝稱讚，而且一讚再讚，讓我漸漸活出自信。明乎此，自能理解青霞因何對吾師推心置腹，亦步亦趨。緣分，來得自然，因緣湊泊，又懂得珍惜，便會修得善緣。

以我的翻譯水平而自稱為門生，不無汗顏，幸而恩師不棄，才敢於在作者簡介補上一筆。有緣讀到拙文而看《談心》的，或會別有領會。橫看成嶺，側望為峰，廬山煙雨，一路風景。

世界「香都」格拉斯



域外漫筆
海龍

前篇文章說過意大利小鎮托斯卡納的臭，這篇聊法國小城格拉斯的香。

據說香水英文「Perfume」一詞源自拉丁文「Parfumare」，意為「已熏」。它更早

的源頭在古埃及。香水在上古時被埃及人用於宗教儀式，其後用於防腐，具體功能恕我不說也罷。

法國小城格拉斯不太起眼，人口四萬八千多，在法國城市排名一百三十三位，它卻是濱海阿爾卑斯省的副省會。這麼小的芝麻城能出名的原因全仗着有絕活兒：香水。

格拉斯幾乎成了香水的別名，談到香水，知情者能同步聯想到它。其實，它跟香料之源古埃及、印度、波斯、希臘和羅馬一眾文明古國沒有關聯。史書記載現代香水起源於歐洲中世紀的防疫。

中世紀歐洲國家城市遠非現在這樣格局，它有點像中國漢代以前的大村鎮。可惜老外卻沒有中國人講衛生。雖然古羅馬曾浴池遍地極盡奢華，但滅亡羅馬的蠻族沒有沐浴習俗。就以再發明香水的法國為例，一般人一生很少洗澡。著名的例子有史載法王路易十四常年不洗澡臭氣熏天只好用酒精殺菌並遮掩臭味。其他如贊助哥倫布旅行的西班牙女王胡安娜、相信以本體才能接近上帝的「不洗澡楷模」大批宗教聖人、修女等教會高層人物等數不勝數。貴族和國王如此，百姓自不待言。這樣的衛生條件不流行鼠疫和黑死病才怪。

不洗澡除了生異味，還誘發皮膚病和各種疾病傳播。國王用酒精殺菌聊勝於無，但酒味誘發酒癮而且味道不爽，後來有人泡入鮮花和香料偏打正着，無心插柳地發明了現代香水雛形。有了理念，不愁提高。據說其後由十字軍東征引進了波斯和阿拉伯人從花朵中蒸餾萃取香精的技術，再溶入精煉優質酒精以控制其在不同氣溫環境溶解緩釋香氣的功能，香水之製作遂精益求精。

從掩蓋體臭到蔚為時髦，法國人天生



◀ 格拉斯香水博物館內展覽和推銷的香水。作者供圖

有營銷本領。剛發明香水時它並不只限於用在身體，人們將它橫置在廁所、客廳、壁櫥以及住所各個角落。它曾有效起過某種防疫和防病的作。

香水的發明並非法國人的特技，史載中國早就通過香料之路引進香料並有類似發明。其後民間也有胭脂粉粉香水製造的大量紀錄。不過那時候國人不願俗氣地直稱香水而以詩意的「花露水」等命名。讀過紅樓夢的大概都不會忘記寶玉喜歡跟一眾女孩子淘弄DIY做胭脂等化妝品的場景。

格拉斯在法國南部，這裏地理氣候非常適宜種花。小城古色古香到處為花遮蔽處處瀟灑花香。據說栽種最多的茉莉是許多香水的關鍵配料。它於十六世紀被摩爾人帶到法國南部，僅小小格拉斯就生產法國花總產量的三分之二，年產香水為它創造超過六億歐元的財富。它無疑是世界香水之都，有着世界最大的香水博物館。二〇一八年格拉斯香水被聯合國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格拉斯另外一絕是它自一九四六年起每年八月舉行的「茉莉花節」。屆時當地舉行盛大花車遊覽，焰火、派對、音樂狂歡和街頭表演樂事不斷。

來到格拉斯，當然不能錯過其聞名世界的香水博物館。這座博物館佔地面積不小，它陳列着史前到今天人類發現、使用香料的歷史；既展示了化妝和美容，也把

它呈現聚焦在人類文明史發展的坐標上。除了古今全世界的香水展示，最令我感到神奇的是展示香水原料和古老的香水製作過程。

香花這裏不稀罕，讓我驚訝的是這裏展示的非傳統香料，有的甚至超出了我們理解的「香」的疆域。如各種調料，包括胡椒、茴香、桂皮……震驚我的是原料裏還有辣椒。如果不告訴我這是香水博物館，我甚至會誤以為是來到了上海的南貨店，或者廚房副食品批發部。

製香工具也讓人開眼界。從原始器械如烘焙茶葉般大轉爐和烤箱，到如中學化學實驗室模樣的瓶瓶罐罐。還有巨桶、大缸甚至石磨類碾壓器直到最現代高精尖的電子設備，小小香水的歷史居然凝聚着人類文明進步的縮影。

毋庸諱言，香水成本和造價極低，絕對是名副其實一本萬利的生意。據說一瓶市價一二百美元的香水成本不過幾美元；一次新品香水動輒生產千萬瓶，賺錢速度等同於圈錢。但香水研發費很貴，所以保護香水業的靈魂是研發和版權。

除了大眾化，更賺錢的可能是走個性化和高端私人訂製路線。有錢人當然「作」，頂級的「作」是要做到世上獨一無二。巨富們不甘心與人同享，即使香水也要造出自己的唯一留給精緻的鼻子。這樣，豪族們就不止能聞香識女人，而且還可以聞香識富貴啦。

元宇宙體驗

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展覽會日前在福州舉行。展場內特別設有元宇宙體驗館及發布區，逾八十家機構舉辦發布活動，展示數字化新案例、新產品、新業務、新技術等，其中不乏元宇宙、數字孿生等前沿數字領域內的新技術。

圖為市民在元宇宙體驗館參觀。

中新社



市井萬象



天才與偷學

拉斐爾在梵蒂岡博物館簽字廳創作《雅典學院》時，離不遠的西斯廷教堂，米開朗基羅的大型穹頂壁畫《創世紀》已接近完成。四年的創作，使米開朗基羅終日不見天日，不歇片刻。米開朗基羅似乎忘掉了一切，他完全浸進在《創世紀》中，痴迷痴醉。他甚至拒絕教皇前來探畫，米開朗基羅的脾氣是天生的，天生我才和天生脾氣相輔相成。

因為教皇屢次要來探畫而遭到米開朗基羅的冷面拒絕，教皇也有脾氣，甚至要求拆除米開朗基羅的繪畫腳手架，讓他離開西斯廷教堂。天穹之上有三百多位人物都正忙着他交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個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作為，讓米開朗基羅忙得幾乎氣喘喘喘，何論教皇？

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一氣一怒一憤

一火之下，米開朗基羅令人把畫室大門鎖牢，揚長而去。拉斐爾靜觀一切，他早就想去西斯廷教堂觀摩學習米開朗基羅的畫技，機會終於讓有心人等來了，他找到了鎖門掌握畫室鑰匙的人，千方百計終於打動了那個掌握鑰匙的人，學藝之餘有時候並非都那麼光明正大，偷學不失為一學。

拉斐爾走進米開朗基羅的畫室，西斯廷教堂的天頂，隨後他聽見無情的關門和沉重的鎖門聲，拉斐爾趕場的舉人，他絲毫都不敢耽誤，急忙脫下披風鋪在地上，自己平躺下，兩眼像攝像機，一分一毫地拍攝，一筆一畫地細看，幾乎顧不上眨眼。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拉斐爾看的是精髓和技藝，是關鍵部位的着色和結構，是人物表情的匯集和內心匯集的體現。一天一夜，拉斐爾不吃不喝，沒有休息一時一刻，連坐都沒坐一分鐘，他是依靠背部摩擦移動，他捨不

得那一站一走的時間。

拉斐爾不愧為天才。這短短的一天一夜，讓拉斐爾深受啟發，深受教育，「心有靈犀一點通」。說拉斐爾是「鬼才」，就這短短的一個晝夜，他竟能為我所用，用之為我，在《雅典學院》中竟然融進了米開朗基羅的元素，融進了《創世紀》的基因，引進了米開朗基羅的視角，學習了米開朗基羅的胸懷。增強了雄渾大氣，博大精深。拓寬了歷史縱深，精神層次。

有意思的是，拉斐爾把《雅典學院》中的核心人物柏拉圖，畫成似達芬奇。柏拉圖並無大鬚鬚，而達芬奇的滿臉極度茂盛的花白鬚子，除了眼皮上下尚有餘餘，其餘全是一片葳蕤的鬚鬚，更覺鼻子上臉。當然亞里士多德也是一臉野鬚鬚的大鬚子，但與達芬奇不同，他是黑、灰、紅雜色的大鬚子，所以達芬奇在眾人之中格外顯眼。拉斐

爾十分尊重米開朗基羅，又有「偷學」之得，故把在台前托腮沉思的思想家赫拉克利特畫成米開朗基羅。但米開朗基羅沒有原諒他，因為當米開朗基羅站在《雅典學院》前看第一眼時，他就感到《雅典學院》中許多人物都和他的《創世紀》有「血緣」。這是米開朗基羅不能原諒的。

當時有一位銀行家，花了一大筆錢請拉斐爾去為他作畫。拉斐爾畫完交給他後，他感到被「宰了冤大頭」，花了那麼多錢，卻畫得那麼隨意。便去請米開朗基羅作主，讓米開朗基羅說句公道話。米開朗基羅看完後說：你給他的那筆巨款，僅僅這是膝蓋就值了。除了拉斐爾，沒有什麼人能正面如此真切地畫出個人的膝蓋。

愛膝蓋也是愛真理。

（「我愛拉斐爾」之下篇，標題為編者加，全文完）

閒話煙雨
白頭翁